

宝鸡地理

编者按:

金陵河的风情,来自于它的水域景致,也来自于其流域内的人文韵事。不论是沿河而栖的北首岭人,还是名留史册的古代名人,或是留下佳话的当地贤达,都为这条河流赋予了文化光彩,也为宝鸡人带来了可触摸、可传承的精神财富。在我们眼里,金陵河,这条宝鸡人熟悉的渭河一级支流,不仅是一条景色秀丽、灌溉沃野的自然河流,也是一条见证宝鸡人悲欢喜乐的文化的河、情怀之河。

金陵河 一条流淌着故事的河

北庵村杨畏知 刚正名臣骂贼子

本报记者 张家旗

金陵河蜿蜒着自北而来,千百年来未曾改变。她见证着照耀宝鸡文明的第一道曙光,也陪伴着山川一同成长,她是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博物馆,也是承载悲欢离合的万古大舞台。从古到今,从金陵河畔成长并走出了无数个形形色色的宝鸡人,他们带着浓浓的宝鸡印记,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今天我们要说的,是明朝大臣杨畏知。

杨畏知的老家在北庵堡,坐落在金台区群众路北段,现在已经改名叫北庵村。村外不远处,就是蜿

蜒流淌的金陵河。明朝崇祯年间,杨畏知考上了进士,后来被派往云南,任职云南金仓道。上任不久,当地土司武必奎叛乱,杨畏知带兵镇压,收复楚雄。后来,沙定洲反叛,占据昆明后西掠,围楚雄,杨畏知坚守城池,护得城中百姓安全,城池未陷落,杨畏知被授右金都御史、巡抚云南。

不久之后,孙可望等人带着张献忠余部退居云南,并围攻楚雄,杨畏知如当年平定叛乱一般,率军民奋力坚守,可惜,这次最终兵败。

战败的杨畏知满腔悲愤,决定投水自尽,以尽忠名。这时孙可望赶来劝他,称自己要“联明抗清”,希望杨畏知能和他合作。杨畏知要孙可望答应三件事“不用献忠年号,仍尊明朝;不杀百姓;不掳妇女”,见孙可望全部答应后,才同意合作。

可惜杨畏知错估了孙可望的野心。因为南明未能满足自己封王的要求,孙可望随后悍然率兵进攻广州、桂林,逼着永历帝逃往南宁。同时,孙可望还杀害了阻碍自己封王的大臣。杨畏知得知后不禁痛哭,

大骂孙可望。孙可望得知后,将杨畏知传到贵阳,当面责骂他。杨畏知毫不畏惧,还将头上的冠摘下来,击打孙可望。羞恼之下,孙可望将杨畏知残忍杀害。

杨畏知遇害后,被迫封为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。杨畏知的事迹,也被《明史》所记载。据记载,杨畏知的遗体后来被运回家乡,葬在金陵河畔的北坡之上。

现在,宝鸡人并没有忘记杨畏知的事迹,提到金陵河,就会想起这位名臣。



葛河村葛荣 沙场大将展英豪

本报记者 李波

有水的地方就有人,有人的地方就有能人。日夜流淌不息的金陵河流经金台区金河镇葛河村,在这里滋养过不少名人,其中有一位叫葛荣。

去到葛河村,远远就能望见村口竖立着一块高高的石碑。如果看得够仔细,还能发现碑额和碑座明显是老物,但碑身却崭新异常,整块碑高3米多,碑身中间书“诰授武略将军龙虎卫右所世袭副千户葛公讳荣神道碑”字样。据村民讲,这个石碑是1998年底,在村中一

位叫葛怀玉的老人的倡导下竖起来的。

葛荣是谁?故事要从600多年前说起。翻看民国十一年《宝鸡县志》的《卷九·人物》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:“明,葛荣,节用里人,父葛思铭。”葛荣自幼熟读兵书,勤习武功,少时,随父葛思铭出征,杀敌立功。明洪武十年,葛荣任“华山西卫参将”平寇治乱,维护一方平安。有地方文化研究者认为,记录中的“里”是古时“乡”的下辖单位,明代至清乾隆年间,“节用里”属宝鸡县

孝悌乡管辖,也就是现在的金台区金河镇葛河村。

葛荣受到他的父亲一生征战的影响,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特务机构——“锦衣卫”里当“马军”。再后来,葛荣还在大宁(今内蒙古宁城县)征讨过元朝的残余势力,又在那里修筑过河坝。其实葛荣最大的功绩,当数他跟随明成祖朱棣南下,征讨明惠帝朱允炆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靖难之役”。在这场变革中,朱棣的进攻并非一帆风顺,甚至一度想放弃,所幸他

身边如葛荣等将领奋勇抗战,杀敌立功才最终成功。葛荣最终也因功被封为“武略将军龙虎卫右所副千户”,并可世袭,他的侄子葛景春袭其职。后来葛荣告老还乡,于明永乐年间病逝,葬于金陵河东的半坡之上。

从《重修凤翔府志》记载来看,葛荣的任所是在当时的四川重庆府。如今,葛河村人把那通石碑唤作“将军碑”,时常去“看望”它,村史馆里存有葛家祖训来教育后人:“报国荣亲、敦本务实……”



玉池村谭善述 办校百所兴教育

本报记者 张琼

金台区金河镇玉池村曾出了一位教育家,名叫谭善述。谭善述曾在宝鸡大办学堂,并在县城开设第一家女校,开启宝鸡现代教育的先河。

玉池村很好找,从市区沿金陵河北行不过二十里,就到了谭善述的家乡。谭善述生于1863年,字继亭,号筱东,耕读持家,二十岁补廪,因担忧母亲年迈,无人照顾,遂没有远游,设帐在玉池村办学。《宝鸡县志》记述,辛亥废科举,兴学堂,谭善述受聘为本县高等小学教员。方大柱任宝鸡县知事时,谭善述被委任为第三科科长,兼学务局

局长,继任劝学所所长。在他任职期间,共创办小学一百多所。1920年,县知事杨学渊将谭执事详报教育厅,奖给其三等“司铎章”一枚。6年后,谭善述病逝,终年63岁。

合上志书,我们在玉池村可以找到不少与谭善述有关的物件和故事。村里半原上,有几孔窑洞,据当地人讲这是谭善述约20岁时开办的学堂,许多当地孩子在这里读过书。村里还有两通石碑,就是为谭善述立的。在当地人眼里,谭善述在宝鸡兴建学校100多所,还修桥修路救济灾民,是一位有德行、令人敬重的人。其中一块碑为“继亭谭老夫

子德教碑”,时间为“中华民国十一年”,也就是1922年,讲谭善述在教育界干的诸多实事。

村里还存有一张108年前的谭善述“委任状”,这份委任状由中华民国秦省教育厅签发,委任谭善述为宝鸡县劝学员长兼县视学。纸上用工楷书写内容,文头尾各盖秦省教育厅公章。委任状的签发时间是民国元年,也就是1912年。据悉,谭善述曾在1900年,与其师周义才开办义仓,救济贫困者,并在1913年至1915年提倡、修缮完成金陵川道路……

1916年,谭善述任县立第一

高等小学堂堂长时,这所由金台书院改制而成的新式学堂曾被土匪烧了校舍,只能搬迁至西关,不久甘军入城占领学校做营房,学校又被迫搬到长寿山。即使如此波折多舛,谭善述坚持整顿教务,建立教员聘任制,制定教学规章制度,开展论文、书法比赛等,使学校学风浓厚,育化众多学子,彰显了一名教育家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节操。

如今,玉池村人把谭善述的故事放进村史馆里,村里开发以“知青文化”为主题的乡村旅游,游客渐渐多起来,更多人知晓了谭善述的事迹。



焦峪沟村马仞兰 才女诗人书豪情

本报记者 张琼

金陵河县功段流域范围内,有一个焦峪沟村,属陈仓区县功镇。村里流传着一个年轻女诗人的故事,她的诗词铿锵有力:“平生枉读木兰诗,今朝临危徒添悲。再世倘为奇男子,削除群盗报慈恩。”……

这位漂亮、有才、孝义的女诗人叫马仞兰,是100多年前的宝鸡才女。马仞兰出自焦峪沟村马家,父亲叫马承基,马承基是清光绪乙酉科拔贡,曾任四川绵竹知县。马仞兰为家中第六女,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喜爱读书、善于作诗,才貌兼备。马家家史这样形容马仞兰:“秉性刚烈,貌才俱佳,善诗,为其父办理文案,二十四岁不次人。”

如此美好的姑娘,为什么会薄命?这要从当时的匪患说起。其实,马家曾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大家族,至今还能在村里找到长约三米、高四米的马家城墙。据当地村民回忆,原来马家城墙上可以拉架子车,高崖处架着炮台。可是,在匪患猖獗的年代,即使如此坚实的城墙、高耸的炮台,也依然没有阻止住匪贼的恶行。

那是1916年(一说为1914年)5月6日的早上,马家人还在熟睡,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闯进村子,杀人抢物,村民闻风而逃。马承基将村民呼叫当作谣传,说:“未见官府报警,何言有土匪?”正说话时,一拨土匪已然拿着刀枪闯进

马家院落。马仞兰见状不妙,迅速收拾好一个包袱,扶着母亲从后门逃跑,往山上的永丰堡跑去。母亲是小脚,跑不快,一个土匪追迫而来。马仞兰情急之下,带着母亲躲进了一个小磨坊,土匪赶上来抢走包袱,又向母女俩逼要金银财宝,母亲说身上并没带金银。土匪不信,马仞兰将母亲挡在身后,说确实没有金银,并劝说土匪不要谋财害命,土匪不但不听,反而开枪打中了马仞兰肋部。倒在血泊中的马仞兰,悲愤之下,用手指在磨坊地上写下一首绝命诗:“谁叫遍地起狼烟?玉碎甘为耻瓦全。一死千秋名义在,不留遗憾到黄泉。”

土匪走后,家人将马仞兰抬回家抢救,但家中缺医少药,仅延续三天生命之后,马仞兰就辞世了。在最后的三天时间里,马仞兰又作绝命诗七首,抨击了民国初年群匪作乱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,并细腻表达了女儿辞别亲人的孝义真情,读来令人心酸。爱女逝去,对着八首绝命诗,马承基痛彻心扉,写下十二首哭女诗,他笔下的女儿马仞兰高洁、刚烈:“生来原得气之清,明月梅花作性情。聪慧多时庸福少,上苍何不太公平?”

一百多年过去了,马家城墙大部分损毁,曾经的财富也已消失,但马仞兰的故事和诗文还在代代流传。



本版插画 陈亮